

世 界 文 豪 书 系

普 希 金 全 集

PUXIJIN QUANJI



河 北 教 育 出 版 社

Пушкин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普希金全集 / 刘文飞主编.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

ISBN 7-5434-3526-8

I . 普… II . 刘… III . 普希金 - 全集 IV . I512.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7542 号

普希金全集

(全十卷)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850 × 1230 毫米 1/32 161.125 印张 3799 千字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定价: 322.00 元

ISBN 7-5434-3526-8/I · 447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

“世界文豪书系”出版说明

- 一、世界文豪的创作凝聚着人类文化精华，蕴含丰富的精神营养，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和久远的研究价值。本书系以全集或文集形式，广泛收入其小说、文论、书信、日记等各种作品，力求集中系统地展现其思想与创作全貌，以期更好地积累文化，传播名著，继承人类优秀遗产，促进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与外国文学研究工作的深入。
- 二、根据作家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并从我国翻译出版的情况以及本社实际出发，本书系收入东西方十个国家、七大语种、二十多位世界文豪的作品：《新莎士比亚全集》《雪莱全集》《普希金全集》《果戈理全集》《莱蒙托夫全集》《屠格涅夫全集》《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契诃夫全集》《海涅全集》《卡夫卡全集》《乔伊斯全集》《泰戈尔全集》《纪伯伦全集》《马克·吐温全集》《勃朗特两姐妹全集》《歌德文集》《雨果文集》《狄更斯全集》《波德莱尔文集》《川端康成文集》《莫泊桑小说全集》等，凡三百余卷、九千余万字。
- 三、本书系力图在译文与研究两方面体现我国翻译与学术界最新成果。每套书均争取有较全的选目、较好的译文与较详尽较精辟的序言、题解、注释及有关资料。
- 四、本书系以新译为主，少数旧译在收入时作了校订。
- 五、本书系延请著名专家学者担任主编和翻译、评介工作。
- 六、本书系自1994年开始出版，到1998年出齐；同出两种译本：精装本成套应市，平装本可成套或单册供应。

“世界文豪书系”编辑委员会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 平	王亚民	王逢振	邓子平
叶廷芳	白开元	江 枫	刘文飞
刘安武	刘硕良	刘象愚	关 偶
宋兆霖	杨武能	吴钧陶	沈念驹
陈 桑	张小影	钱满素	柳鸣九
桂裕芳	倪培耕	顾蕴璞	高慧勤
郭宏安	章国锋		

执行编委

王亚民 刘硕良

总序：永恒的普希金

刘文飞

一、普希金的生平和创作史

1837年2月8日(俄历1月27日)下午,在彼得堡郊外黑溪别墅区的一片雪地上,普希金被他的决斗对手丹特斯用手枪击中了腹部,在持续了两天的痛苦折磨之后,这位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那颗仅仅工作了三十八年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шкин)于1799年6月6日(俄历5月26日)生于莫斯科的涅曼街,其父谢尔盖·里沃维奇·普希金是个世袭贵族,爱好文学,拥有许多藏书,与当时的文化界颇多交往,这对幼小的亚历山大·普希金是有影响的。其母娜杰日达·奥西波夫娜·汉尼拔是著名的“彼得大帝的黑孩子”阿勃拉姆·汉

尼拔的孙女。汉尼拔原是非洲阿比西尼亚（最近有研究称为喀麦隆）一个酋长的孩子，后被土耳其人所掳，又被一位俄国使臣买下，带回彼得堡献给了彼得大帝，汉尼拔成了彼得大帝的养子，彼得送他赴法留学，他学成归国后屡建战功，在工程和数学等领域也有造诣，被封为贵族。普希金很为这一传奇式的家族史感到自豪，并在小说《彼得大帝的黑孩子》等作品中对此作了描绘。被称为俄罗斯民族诗人的普希金，身上却流淌着八分之一的非洲血液。像当时大多数贵族家庭的父母一样，亚历山大·普希金的双亲很少关心他的成长，从他后来的作品中不难看出，他对外祖母、奶娘、姐姐和弟弟以及众多朋友的感情，似乎远远地超出了对自己父母的感情。据说，在读了父亲藏书室中的大量法文图书后，八岁的亚历山大·普希金就开始用法文写诗了。

1811年，普希金被送进了彼得堡的皇村学校。这所学校是专门招收贵族子弟、为国家培养高级人才的皇家学校，设在彼得堡郊外的皇村（现名普希金城）。虽然，生性自由的普希金非常痛恨学校严格的管理制度，曾称皇村学校为“修道院”，称自己为“囚徒”和“苦僧”，但是，皇村学校仍是普希金自由民主思想初步形成的摇篮。正是在这所学校里，他还结交了许多校内外的朋友，更为重要的是，他开始了积极、自觉的诗歌创作活动。在一次文学课的升级考试中，普希金当众朗诵了《皇村的回忆》一诗，引得出席考试的老诗人杰尔查文大为感动，并预言将有一个新的诗歌天才诞生。走出校园的普希金，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的诗人了。六年之后，普希金自皇村学校毕业，在俄国外交部任十等文官。

在彼得堡，普希金一边过着贵族青年的放浪生活，一边

进行着勤奋的诗歌创作。在他的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等享誉都市的同时，他的《自由颂》等充满强烈反专制色彩的“自由诗作”也引起了官方的警觉，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决定将诗人流放至西伯利亚或白海的孤岛，后经卡拉姆津、茹科夫斯基等人的斡旋，他才被“开恩地”流放到了俄国南方。在南俄，普希金曾跟随拉耶夫斯基将军一家在高加索、克里米亚等地旅行，后至基什尼奥夫，在英佐夫将军手下任职。后来，他又转而去奥德萨，受奥德萨总督沃隆佐夫的监管。沃隆佐夫忍受不了普希金的自由精神，同时也因普希金与其妻子的友好关系而嫉恨，便向当局告了普希金的许多状，于是，1824年7月，沙皇下令将普希金押往其父母在普斯科夫省的庄园米哈伊洛夫斯科耶，由当地长官负责监视。在南方的四年，普希金与当地的十二月党人多有交往，邻近的希腊民族解放运动也激动着他，使他写出了许多富有自由激情和战斗精神的诗篇；具有异国情调的南方山水和民风，也给普希金的诗歌注入了新的题材和风格。普希金在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有长诗《高加索的俘虏》、《强盗兄弟》、《巴赫奇萨赖的泉水》等。在自南方的流放被转为“北方的流放”（指被囚于米哈伊洛夫斯科耶）之后，与俄国乡村和自然的接近，使普希金创作中的“俄罗斯味”更浓重了；同时，孤居者的心境也深化了普希金作为一个诗人的思索和感觉。在米哈伊洛夫斯科耶的两年时间中，普希金完成了长诗《茨冈》、历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诗体长篇《叶夫盖尼·奥涅金》的三至七章，以及大量的抒情诗作等。

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普希金获新沙皇尼古拉一世赦免，回到了莫斯科，但他当时仍一直处在当局严格的

监视和控制之下，他的每一个作品甚至都要经沙皇本人批准后才能发表。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普希金在写作长诗《波尔塔瓦》、长篇小说《彼得大帝的黑孩子》等“历史”题材作品的同时，仍写了《“在西伯利亚矿井的深处……”》等对十二月党人及其事业表示同情的政治抒情诗歌。1828年，普希金在向莫斯科的美人冈察罗娃求婚未获明确回答之后，随远征土耳其的俄国军队到了高加索、土耳其等地，写作了《1829年远征时的阿尔兹鲁姆旅行记》。

1830年回到莫斯科后，普希金的求婚终于获得了冈察罗娃的同意，为了接受父亲作为结婚礼物赠送的位于下诺夫哥罗德的波尔金诺庄园，普希金去了那里，但为流行的瘟疫所困，在该庄园滞留达三个月之久。令人吃惊的是，被突如其来的瘟疫所烦扰、时刻惦记着刚订婚不久的未婚妻的诗人，却能潜心写作，赢得了其创作史中著名的“波尔金诺的秋天”。在这个金色的秋天里，普希金完成了《叶夫盖尼·奥涅金》的最后两章，长诗《科隆纳一人家》和《神父和他的长工巴尔达的故事》，短篇小说集《别尔金的小说》，《莫扎特和沙莱里》、《石客》、《吝啬的骑士》和《瘟疫流行时的宴会》等四部悲剧，以及大量的抒情诗。

1830年底，普希金回到莫斯科，并于两个月后与冈察罗娃终成眷属。5月，普希金与妻子定居彼得堡，普希金仍在外交部供职。在这一时期，普希金开始将主要的创作精力投入在小说上，开始了《杜勃罗夫斯基》、《大尉的女儿》、《黑桃皇后》等小说的创作，同时，还于1833年去奥伦堡等地调查，为《彼得大帝史》收集材料。

回到彼得堡后不久，已经三十五岁的普希金却被沙皇授

予了“宫廷近侍”的头衔，沙皇一是为了更严密地监视他，同时也能更方便地见到他喜欢的普希金美貌的妻子，普希金为此而感觉受到了侮辱，与宫廷和环境的冲突趋于尖锐。1837年1月，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普希金向追求自己妻子的流亡俄国的法国人丹特斯提出决斗，后在决斗中负伤死去。在其生命动荡不安的这最后几年，普希金却一直在从事积极的文学活动，他先后完成、出版了一大批重要作品，如《叶夫盖尼·奥涅金》的全本、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和《金公鸡的故事》、长诗《铜骑士》、组诗《西斯拉夫人之歌》、《“我为自己建起非人工的纪念碑……”》等抒情诗作，等等；他创办了《现代人》文学期刊，开展了积极的文学批评；就在进行决斗的当天上午，他还在认真地写作《彼得大帝史》。普希金那颗文学的心脏一直跳动至他生命的最后一息。

二、普希金创作的主题和特色

自1814年7月在《欧洲导报》上发表第一首诗，到1837年1月搁下《彼得大帝史》写作的那个上午，普希金的创作持续了二十三年。使后人吃惊的是，在这并不算太长的二十余年中，在这充斥着流放和旅行、恋爱和宴饮、周旋和应酬、供职和囚居、乃至赌博和决斗的二十余年中，普希金居然写下了如此之多的文学作品。他的作品体裁多样，有诗歌、小说和戏剧，有童话、史著和批评；单就诗歌而言，又有诗体长篇小说、长诗、童话诗、政治抒情诗、山水诗、颂诗、哀歌、讽刺诗、献诗、译诗等等。普希金的文学遗产就像一个琳琅满目的博物馆。与其丰富的体裁一样，普希金创作的主

题也是多样的。将普希金各类体裁的作品总括起来看，普希金的创作主题主要有这么几类：

（一）现实的生活。所谓的现实生活主题，有这样几个层面的含义：对社会的积极介入，对生活的多面反映，对典型人物的塑造。普希金各个时期创作的政治抒情诗，都是直面社会和人生的。他在诗中抨击专制制度，歌颂自由，憧憬社会正义和公平的理想，他的诗在当时就是社会进步力量的代言人，在后来则成了俄国反专制的革命历史在艺术中的留存。普希金的作品，小到一首写乡村的诗，大到数千行的诗体长篇《叶夫盖尼·奥涅金》，大多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这里有都市的舞会、宴会和赌场，有乡村和自然、婚礼和祈祷，有宫廷和驿站，远征和旅行，狩猎和幽会，复仇和起义……19世纪前期俄国社会丰富多彩的生活场景在普希金的诗歌和小说等作品中得到了全面、细致的再现。在再现生活的同时，普希金塑造出了一大批不朽的文学形象，如《叶夫盖尼·奥涅金》中的“多余的人”奥涅金，美丽善良的塔吉雅娜和她慈祥的奶娘，《别尔金的小说》中可怜的“小人物”驿站长，《黑桃皇后》中冷酷的赌徒赫尔曼，《杜勃罗夫斯基》中的“强盗”杜勃罗夫斯基，等等。通过典型形象的塑造，可以更准确地概括一代人、一个社会和一个历史阶段，普希金对现实生活题材的诉诸因而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别林斯基曾称普希金的《叶夫盖尼·奥涅金》为“一部俄国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这个评语也同样可以用到作为一个整体的普希金的创作上。

（二）民族和家族的历史。普希金生活在一个俄罗斯民族意识开始普遍觉醒的时代，对民族历史的强烈兴趣是当时最

突出的文化特征之一。普希金也不例外，他对祖国和民族的历史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很关注历史著作和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例如，他曾对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表示推崇，却对波列沃依的《俄罗斯民族史》予以否定，他还对扎戈斯金的两部历史小说做出了迅速的反映，对司各特等人的西欧历史小说也进行了认真的阅读。与此同时，普希金自己也以历史为题材进行了大量的创作，他不仅写了历史著作《普加乔夫史》、《彼得大帝史》和许多历史札记，还以文学作品的形式来写历史，如长诗《铜骑士》、《波尔塔瓦》，长篇小说《大尉的女儿》，剧本《鲍里斯·戈都诺夫》等。除此之外，普希金对自己传奇般的家族史也颇有兴趣，不仅在诗文中多次提及其外曾祖父汉尼拔，还直接以他的经历写作了长篇小说《彼得大帝的黑孩子》（未完成）。历史与文学的交融，历史向文学的渗透，是普希金的创作中一个较为突出的现象。

（三）爱情与友谊。作为一位抒情诗人，一位多情的抒情诗人，普希金无疑要将爱情和友谊作为其最主要的诗歌主题之一，这两个主题的诗作，约占普希金所有抒情诗作的二分之一。普希金的第一首诗《致纳塔丽娅》就是一首爱情诗，它表露了一个少年情窦初开时的朦胧感情，之后，他先后给不下十余位可爱的女性写过可爱的情诗，它们构成了普希金抒情诗歌中最优美、悦耳的旋律，也是最受后代读者喜爱的诗作，其中的《致克恩》、《“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我曾经爱过您……”》等，早已成为不朽的情歌。普希金是生活之欢乐的歌手，从他早期的“轻诗歌”开始，直到他后期的情诗，他诗中的爱情主题一直是明朗的，虽然他也常常写到爱的愁苦和忧郁，但那却是一种近乎“透明的”哀伤，它给

人更多的是美而不是悲。与此形成呼应的,是普希金小说中的爱情主题,《暴风雪》、《村姑小姐》、《大尉的女儿》中男女主人公的恋情,在经历了一番波折之后,均都有情人终成眷属了。如果说,普希金的情人是经常变更的话,他对友谊却是非常执著的,对皇村学校的几位同学和他文学上、思想上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一直保持着最纯真的感情,并给他们写下了许多友谊的献诗。有趣的是,在普希金的抒情诗歌中,爱情诗一般都写得简短、精致,注重细节,而友谊诗则写得铺陈、自然,充满回忆性的叙述。

(四)借自民间和异域的主题。在普希金年幼的时候,他的外祖母和他的奶娘经常给他讲俄罗斯的童话故事,在被囚于米哈伊洛夫斯科耶的两年间,陪伴普希金度过孤独夜晚的也常常是奶娘讲述的民间传说;热衷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普希金,对史诗、壮士歌、谚语、民歌等文学遗产也做过搜集和研究。普希金不仅直接以民间文学素材为基础写出了《鲁斯兰与柳德米拉》、《渔夫和金鱼的故事》、《金公鸡的故事》等长诗和童话诗,还在其他许多作品中采用了民间文学的内容和风格。异域的风土和人情,也是普希金作品中出现较多的题材。除了俄罗斯的“两都”莫斯科和彼得堡之外,除了普希金家的庄园米哈伊洛夫斯科耶和波尔金诺之外,普希金只在被流放时和随俄军远征时两次到过俄国南部,因此,所谓的“高加索主题”便成了其创作中最突出的“异域内容”。对高加索的关注,也是当时整个文学的时尚之一,在俄国古典主义文学逐渐衰落之后,俄国文学受西欧文学的影响开始出现了浪漫主义的倾向,而高加索瑰丽、雄伟的自然,那里自由、剽悍的山民及其生活,因征战或旅行前去那里的俄罗斯人的传奇经历,都是浪漫主义文

学不可多得的素材。然而,普希金对高加索的描写,对浪漫主义的文学模式已有所超越,在长诗《高加索的俘虏》、《巴赫奇萨赖的泉水》、《茨冈人》和游记《阿尔兹鲁姆旅行记》等作品中,普希金对自然的描写是斑斓的但也是客观的,其笔下的人物是传奇的浪漫的但也已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普希金一生没有到过国外(除如他自己在《阿尔兹鲁姆旅行记》中所述曾短暂地越过俄土之间的界河外),他偷渡西欧的数次尝试都未成功,要求出国的请求(包括欲来中国的申请)均未获沙皇批准,但是,普希金对异国、尤其是西欧诸国及其文化却是十分了解的,这一点在他的创作中也有所体现。在他的文学批评文字中,有近一半是关于同时代西欧作家的创作的;在其抒情诗作中,有许多是“译诗”,即普希金以外国诗人的诗歌主题或意境为本而进行的再创作。被普希金“翻译”过的外国诗人,就有十几位之多。

(五)诗与艺术。诗和艺术本身,也是普希金最重要的创作主题之一,在他的这一主题的抒情诗中,在他与友人的书信和文学批评文章中,甚至在他的长诗和长篇小说的某些片断中,他对诗的性质和作用、诗人的使命和地位等问题,都有过深刻的思考和阐述。

至于普希金之创作的基本特征,早已被研究者概括为:简朴与明晰。这是一个准确的概括,也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括。我们以为,在这一“简朴和明晰”中,至少应该包含这样几层意思:简朴和明晰,首先是就作者的主观创作态度而言的,在普希金进行创作的当时,无论是古典主义的“节制”,还是浪漫主义的“夸张”,在面对现实时都会出现某种偏颇,而普希金却能对现实持相当客观的态度,在准确地反映生活的同

时，也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现实的态度；简朴和明晰，其次是指作品结构上的特征，普希金的作品，除了《叶夫盖尼·奥涅金》外，大多篇幅不长，其惟一一部完成的长篇小说《大尉的女儿》，也不过十余万字，在普希金的叙事诗歌和小说中，人物通常不多，情节也不复杂，一般为两三个主人公，一两条故事线索；简朴和明晰，也可以是指作品与接受者的距离，普希金的许多作品都与俄国的民间文学有着紧密的联系，他所运用的语言也与生活中的语言非常接近，这使得普希金的作品很容易为广大的读者所接受；简朴和明晰，更可能是就作品所体现出的情绪而言的，普希金的作品虽然不乏深刻的思想，但其表达却总是明了的，其叙事作品虽然常涉猎人的内心，却较少细腻的心理刻画，更为突出的是，在普希金的作品中几乎找不到阴暗的、幽深的东西，其中充满了阳光般的健康情绪，即便是忧伤，也会被作者那能化解一切的心灵过滤得纯净而又明亮。另外，普希金作品中常常出现的淡淡的戏谑成分，也为其作品添加了些许的明朗。

三、普希金对于俄国文学的意义

普希金逝世的时候，当时的俄国新闻界写道：俄国诗歌的太阳陨落了。长期以来，关于普希金是“俄国诗歌的太阳”、“俄国文学之父”的说法，似乎一直是毋庸置疑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奠定了普希金在俄国文学史中如此之高的地位呢？换句话说，普希金对于俄国文学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首先，普希金奠基了俄罗斯的民族文学，使得俄语文学得以屹立于欧洲的民族文学之林。在普希金之前，俄罗斯已

有源远流长的古代文学，已有中世纪的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在 18 世纪末，更由杰尔查文等以自己的创作使俄国文学与西欧文学在古典主义的潮流中开始了融合，尽管如此，到普希金开始创作时，俄国文学仍被视为欧洲文学中“落后的”文学，因为它还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模仿着西欧文学的范式和风尚，它还没有推出自己的杰作。普希金自幼就深受法国文化和文学的熏陶，后来，法国的启蒙主义思想、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和英国的浪漫主义诗歌等，又相继对普希金产生过强烈的影响，但是，普希金却通过其创作体现出了一种可贵的对文学的民族意识和民族风格的自觉不懈的追求。在创作上，他有意识地贴近俄国的生活和俄罗斯人；在批评中，他对俄罗斯文化的价值、俄罗斯民族精神的特性、乃至俄语较之于欧洲各语言所具的“优越性”等等，都做过大量的论述。普希金以自己纯熟的文学技巧反映出的俄国生活、塑造出的俄国人形象，他在借鉴西欧文学的同时对俄国民族文学积极的鼓吹和无保留的抬举，他在文学理论和批评方面的建树等等，都极大地扩大了俄国文学的影响，使俄国文学终于可以与西欧诸种文学比肩而立了。

其次，普希金为俄国文学的传统开了先河。普希金的创作表现了惊人的多样性，他是一个杰出的诗人，也是一个杰出的小说家、剧作家、批评家、童话作家、历史学家等等，他几乎涉猎了所有的文学体裁，并在各个体裁领域中都留下了经典之作。更为重要的是，后来构成 19 世纪俄国文学传统之内涵的许多因素，也都发端于普希金的创作，如：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自由精神，对人的个性和人的尊严的捍卫，同情“小人物”、为社会不平而鸣的人道主义，对上流社会做

作的举止和空虚的精神所持的批判态度，对教会之虚伪的揭露，等等。这一严肃的、充满道德感的文学传统，为19世纪、乃至20世纪众多的俄国作家所继承，构成了俄语文学最为突出的特色。可以说，现代俄语文学内容和风格上的基本特征，都是在普希金的时代固定下来的，因此，又有人将整个20世纪前的俄国文学历史划分为两大阶段：前普希金时期和普希金时期。

最后，普希金规范了现代的俄罗斯语言。俄语的起源是比较复杂的，它所用的“基里尔字母”是由希腊的传教士发明的，因而与希腊语有某种亲缘关系，后来，德语和荷兰语等中北欧的语言基因大量进入俄语，直到彼得大帝改革后的18世纪，法语的语汇和表达方式又对俄语产生了很大冲击，与此同时，自斯拉夫原始部族保留下来的古字、熟语等，也留存在书面和口头的俄语中间。这样一种庞杂的语言体系，虽然给俄语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却也给治理国家、人际交往和文学创作带来了诸多不便，它在呼吁某种整治。终于，出现了罗蒙诺索夫，他对俄罗斯语言进行了一番梳理，对俄语的语法和俄语的诗歌格律等进行了严谨的研究，但是在文学语言的规范上，在活的语言样板的树立上，罗蒙诺索夫没能做出更大的贡献，他自己用来写诗作文的语言，也显得思想大于文字，严格有余而活力不足。规范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历史使命落到了普希金的身上。普希金主要地不是从语言学的角度、而是通过活的文学创作来完成这一使命的。在他的诗歌和小说中，教会斯拉夫语和外来词，都市上流社会的交际用语和乡下百姓的村语，书面语和口语，雅字和俗词，等等，都有出现，并被赋予了表达情感、描绘生活的同样使命。这是